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搜狐博客  
blog.sohu.com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 大明王朝 的最后岁月

DAMINGWANGCHAO I  
DEZUIHOU SUIYUE

邓荣栋◎著

「百家讲坛」知名主讲纪连海老师作序并强烈推荐

一部以当年明月风格描写明末清初  
七十年历史的超人气力作

既好看、又尊重历史事实的小说，让历史不再枯燥、乏味！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大明王朝 的最后岁月

DAMINGWANGCHAO  
DUI ZUIHOU SUYUE

邓荣栋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 邓荣栋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222-615-9

I.大... II.邓...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6951号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

作 者 / 邓荣栋

责任编辑 / 娟 子

装帧设计 / 周周工作室

责任校对 / 程铁柱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 21.75 字数 / 430千字

印 刷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615-9/K·40

定 价 / 36.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6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china.com

# 代序

纪连海

现在，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是《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我呢，则是应人之约为这本书写序的人——纪连海。

写序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是北京师大二附中的高中历史老师，业余的时候也客串一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和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的主讲嘉宾——到现在为止，这两个栏目的收视率的新高还暂且由我保持着；偶尔也写写书——到现在为止，我所出版的书才刚刚到达两位数，离众多“文人”追求的著作等身还早着呢！

本书的作者我完全不认识。我们只是通过网络才有了联系——当然，这种联系还是有中介的。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中介就是人民网的王华老师。

当然，人民网的王华老师我也完全不认识——不过，她肯定认识我——毕竟，我是社会公众人物嘛！所以，她再三盛情邀请我去她那里开博，我不好意思屡次推托，就答应了去她那里开博的要求。从此，我们之间有了一点点联系——纯粹网络上的哟！

前不久，她约我为一本书写序。我说，那你得把书的部分章节给我看看。我看好，才能写；否则的话，既对不起买这本书的朋友们手里的钱，更对不起这些相信我的朋友们的信任。

结果，我就阅读了本书中的一些精彩片段；结果，我就认识了本书的作者；结果，就有了您看到的我为本书写的序。

书很好看，完全是在用小说的手法来叙述历史。如写袁崇焕的出场：

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先生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魏忠贤老兄！

可是当他环顾朝廷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

#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袁崇焕先生！

少了此人，谁能抵御皇太极的铁骑？不行，回来吧，英雄！

朱由检先生这回真的着急了，在修理完魏忠贤老兄没有几天，他就下旨：“授袁崇焕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注兵部右侍郎事。”

然而此时袁崇焕先生尚在家乡，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去，还是不去？

官场险恶，明朝末期的官场更是如此，袁崇焕先生知道，越是为官清廉，越是能力卓著，那么，官儿就越是难当。

至少，他认为自己面临着三重势力的阻遏。

如果，朋友们觉得这完全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的话，您就错了。

本书描写的自万历元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这明末七十年的风风雨雨的史料来源于《明史》、《明实录》、《明通鉴》、《烈皇小识》、《崇祯长编》——完全属于那种真实可信的哟！

书很好看，还因为本书重点描写的那些官场权谋、战争风云、宫廷争斗之类，在矛盾中凸显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格——而这些，则不论是在过去、亦或是在现在、乃至未来，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哟！

当然，由于本着既要好看、又要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本书中有些内容相应地做了些我认为详略还比较得当的处理——而关于这些处理真的是否得当，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总之，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值得我阅读的好书。

是为序。

2008年4月18日

# 自序

这几年创作了不少的历史散文，读者们反映不错，总认为我是一个轻松的哲学思辨者。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种与自己过意不去的劳累活，每当面对历史的跌宕起伏、抑或是兴亡交替，则必须完成一种真实感情的强行驱逐，进行一次干瘪的情感蒸馏，回归到划定好的条条框框，往往是一篇文章下来，搞得自己疲惫不堪。

我这是怎么了？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历史应该是轻松的，就像生活是轻松的一样，因为历史无非是过去平淡生活的有序组结。

前几天去广州，和一群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朋友谈论，我发现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说听历史就像是自己在过生活，感觉非常亲切，听了朋友们的这句话，我不禁开始了自我责备。

我们研究了太多的历史法则，而所谓的历史法则难道就是完全的真理吗？

我开始怀疑。

其实，任何的历史规律与法则在繁芜庞杂的历史真实中总是显得那么幼稚可笑，康德说应该给自己的信仰留下空间，那我们的信仰又在哪儿呢？

信仰，在既定的结论面前早已经完全地流失了，人就是人，人不是机器，每个人都应该有自我认知的权利。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这本书的写作。

我不想写别的，就想写一写有序组结的真实生活，特别是那些影响历史重大进程的的决定性社会生活，我不准备教给读者们什么结论，而实际上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又往往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结论，而且，每一个结论都是真实的。

当我决定这么做时，我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就这样做了：

#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那厚厚的、一大堆的《二十五史》，不正是历史生活的真实记录吗？就连那些反对《二十五史》叙述方法的学者们，哪一个古代史研究又不是从《二十五史》开始的？

但我一动笔，就发现我所要反映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记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愿望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好在我们文化史料还十分的丰富，从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当中也能对古代的真实生活情况窥豹一斑，在这一点上，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鲁赫（Mark Bloch）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这个观点就很值得肯定与玩味了。

但是，上面的要求仅仅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而往往要因为笔者的浅薄而使这一希望流于虚空，或者因为对传统史学的记述方法的打破而引起学术上的反弹与压制，毕竟我不是尼采，还没有他那种成为超人的勇气，充其量也只能做半个叔本华，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翻阅史料，潦草地在稿纸上涂涂抹抹。

基于此，我不敢对读者有太大的企求，唯愿读者在没有事情的时候随便看看，也不必太过认真，赏心悦目而已。

在涂涂抹抹的同时，还有一群朋友无私地帮助着我，比如，韩祥波老师，他学识渊博，温风和煦，给了我极多的哲理性启迪；还有，毛炎老师，襄助甚多，而更要感谢的，是纪连海老师，在百忙中为拙著作序，让我感慨至深。

同时，搜狐、人民网在拙著的宣传上也出力甚多，一并致谢！

是为序。

邓荣栋

2008年4月5日

# 目 录

- 第 一 章 哀音骤起 / 1
- 第 二 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 / 27
- 第 三 章 老子、儿子 / 55
- 第 四 章 儿子、妃子 / 78
- 第 五 章 风景这边独好 / 87
- 第 六 章 明朝出了一个袁崇焕 / 148
- 第 七 章 魏忠贤垮台 / 195
- 第 八 章 袁崇焕之死 / 208
- 第 九 章 崇祯皇帝遭“温”了 / 226
- 第 十 章 黄土高坡 / 254
- 第 十 一 章 洪承畴 / 289
- 第 十 二 章 大明的末日 / 307



# 第一章 哀音骤起

两百年前，一个放过牛，当过和尚的人建立了这个王朝。

明朝，取《易经》中“大明始终”之意，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干脆利落地灭了元朝，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他的王朝又要马上过去，化作历史的烟尘。

这是中国式的王朝兴替，佛家叫轮回，经济学家叫周期，而历史学家，干脆就把它称之为历史周期律。

明朝的皇帝，真正有作为的没有几个，他们有太多的毛病，有的贪玩，有的好色，有的是吝啬鬼，有的竟喜欢做点儿木匠活……就是近世的鲁迅先生，谈到明朝的皇帝还义愤填膺，数落他们为：无赖儿郎！

但是，当我翻开明朝历史的时候，我释然了。

并不是释然于历史的颓废，而是释然于还有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他们并没有哀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而是踏踏实实做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不必去考虑结果是什么，义无反顾，哪怕是廷杖、枭首，甚至是凌迟处死，他们也没有丝毫的回头。

于谦，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

这位老兄主持了有名的北京保卫战，而最后，他却被错误地处死，直到他被处死的时候，他仍然大气凛然，没有丝毫的后悔，他的一生，只有他自己的一首诗可以概括：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家。

王阳明，是一个让外国人都极度钦佩的人物。

中华民族，杰出人才灿若星汉，然而文武双全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的，辛弃疾算一个，曾国藩也算一个，而王阳明，则又超过以上二位，超过他们的地方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心学！

人可以腐朽，功业也可以湮没，而思想，会永世长存。

同时，王阳明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于，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而时代赋予他的，是一个荒唐的皇帝，一帮可恶的太监，还有一批贪婪的大臣，他几度遭受

#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却仍然顶天立地。

他是真正的英雄。

海瑞，一个古怪的封建官吏。

整天萝卜白菜，分文不取，是有名的大清官，虽然在为政的能力上差了一点儿，但是，终究是瑕不掩瑜。

特别是他面对一个整天只做道士的皇帝，还写了一封骂皇帝的奏疏，他不是沽名钓誉，因为在他上奏疏的时候，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名义，对一个死人来说，是没有用的。

他认为，他是一个官吏，皇帝昏聩，冒死强谏，是他应该做的事儿。

盛世造就人才，而在末世，才更见人才的伟大。

现在要上场的第一个人，就是明朝末世以来第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我们，则又要从这位伟大人物的末世讲起！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 北京

这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普通的日子，像这样的日子，明朝不知度过了多少个。

这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极不普通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一个人离开了明朝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离去，奏响了大明王朝灭亡的哀音。

张居正，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这一天他去世了。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荆州人，生于嘉靖四年，死于万历十年，享年五十八岁。

要算起来，这位先生的祖籍是安徽人，和朱重八老先生是同乡，他的祖宗辈张关宝年轻的时候就和朱重八先生一起闹革命，估计是悟性不够，也可能是福分不够，人家朱重八先生当了皇帝，这张关宝先生只混了一个千户。

千户，是明朝军队中的小官儿，估计就和现在的连长差不多，成了千户，张关宝先生就被分配到了荆州，在这里当兵。

明朝的规矩，当兵的人是永远当兵的，爷爷死了，爸爸接着当，爸爸死了，儿子接着当，直到哪一代绝种了，那才算完。

当然，在一代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当兵就可以了，其他的人，可以种田，也可以搞点儿副业，而且还有一个科举的指标，当兵的好歹比唱戏的强一点儿，唱戏的，终生就唱戏，不能改行。

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是一个有军籍的人，但是他不当兵，而是种田，这老兄有一个怪脾气，就是家里人个个喝粥，只要有叫花子上门，他也是不会吝啬粮食的。

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一个看门的保安，朱元璋先生革命闹成功了，生了不少的儿子，他把自己的儿子分到各地去当王。其中，他的第十五子朱植，运气不错，分到了辽东，为辽王，辽东是军事重镇，是一个肥缺。然而，这小子运气不好，过了两年，朱棣先生起兵造反了，他被朱棣先生召到了南京，封到了荆州，任辽王。而张镇老兄，正是辽王府一个看门儿的保安。

张镇老兄可没有他爹那么慷慨，这老兄没事儿喝喝小酒，也许打打扑克，摸摸麻将啥的，反正史料上记载他：

谋生无能，行事放纵！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这老兄厉害，小时候是家乡有名的神童，特别会写诗，可是混了一把年纪，竟然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上。

并不是张文明先生才能不行，是张文明先生太有才了。依据张居正老兄对他父亲的评价，张文明先生就像李白一样，放荡不羁，而科举考试，则考些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张文明先生才没有考取。

现在轮到张居正了。

张居正是一位伟人，伟人出生往往会伟大一点儿。

刘邦出生是伟大的，朱元璋出生是伟大的，这些伟大的东西总是弄出一些鬼神来做伴，而张居正的出生，也是这样。

张居正的曾祖父做梦，张居正老妈也做梦，而且最邪门的是，张居正的老妈怀胎竟然是十二个月。

你说这些仅仅是传说而已，而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可能是真的。

张居正以前不叫张居正，张居正是别人给他取的名字，张居正的真名儿，是他的曾祖父取的，叫张白圭！

因为在张居正出生以前，张诚老先生做梦，梦到了一只大乌龟，是白色的，取乌龟的名字，不好听，所以就取了名儿叫白圭。

不仅如此，张居正这个人，好像生来就是当大官儿的命，只要能人一看到他，就一定会说：这小子有前途！

比如说荆州知府李士翰吧，这仁兄在监考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张居正，就说，你将来是要做帝师的人物，怎么能叫张白圭这个名儿呢，所以把张白圭的名儿给改了，也就是我们叫的学名张居正了。

一个人这样认为，也许是巧合，可巧的是，时任湖北省省长（湖广巡抚）的顾东亭先生，一见到张居正，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托付给他了，还给了张居正一块玉。

邪乎，太邪乎了！

世界上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我要说的仅仅是这样一句话。

秀才、举人考试，对于张居正来说，像堆积木一样简单，三下五除二就给搞定了。到了进士考试，也就是复读了一届，就又给拿下了。

考上了进士，嘉靖皇帝给了他一个职位——翰林院庶吉士！

这个官儿品味很低，但是前途无限光明，因为明朝这个朝代很重视文化，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没有在翰林院做过博士后研究，拼死拼活往上爬，也爬不到多高的位置。

不光文官官场是这样，武官官场上也是这样，没有进士文凭，干到顶，也就是一个总兵了。所以，明朝的军人打仗，总打败仗，当然要除开王阳明，这仁兄文武全才，

# 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

谁碰到他都没辙，只有自认倒霉。

而且，做博士后研究，在明朝是很舒服的事情。

庶吉士，那就是准大员了，不光各处的官员请客吃饭的不少，而且这些搞博士后研究的进士们，整天也没有什么事儿好做，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设备，所以这些仁兄们天天作作诗，对对对子，还有就聊天喝酒。

但是，张居正是一个另类。

他不作诗，不对对子，酒也很少喝，他整天在家里看历史，而且特别喜欢研究明朝的历史，喜欢读历史的人，大多是有抱负的。

他不光会读，而且有自己的心得，这些心得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

可是，他也有郁闷的事儿，他所郁闷的是，皇帝朱厚熹先生有点儿窝囊，这老兄本来是没有当皇帝的命的，因为他的堂哥胡作非为，死后没有儿子，所以把他从湖北的钟祥（一般历史著作说的是安陆，其实明朝的安陆是现在的钟祥）接到了北京，让他做皇帝。

这老兄做皇帝开始还觉得挺过瘾的，可是当了一段时间的皇帝以后，觉得当皇帝也就莫过如此，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累死了，还是做道士好，不仅清闲，打打坐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长命百岁，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他把所有的事儿让给严嵩兄来管理，严嵩兄可不是什么好人，整天就是女人和钱两件事儿。大家熟知的《金瓶梅》，有专家就认为是依据严嵩家为底本而写成的，这还不算，他还有一个儿子严世藩，飞扬跋扈，比他老子还坏。

严嵩父子一手遮天，谁要是敢得罪这老兄，轻则一顿板子，重的话流放砍头是平常事儿，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张居正先生和这仁兄的关系很好。

不因为别的，是张居正先生经常拍这仁兄的马屁。

奸臣拍马屁是为了干坏事儿，而能臣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儿。

张居正先生拍严嵩的马屁就是为了干实事儿，他给皇帝写奏疏，没有被打板子，而皇帝却没有理他，他愤怒了，辞官归里，在家务农五年。

五年后，还是嘉靖朝，张居正先生当了国立大学的副校长，副部级干部。

再几年，严嵩倒台了，徐阶上台，张居正和徐阶又是老交情了，徐阶老兄在嘉靖皇帝死的时候，和张居正先生一同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遗诏。

徐阶这仁兄为官还算清廉，也很有才干，老成持重，可是他的儿子辈不争气，最后坏了老子的事儿，被人弹劾，下台，走人。

徐阶下台了，高拱接着干，这老兄，才能不小，可是有一个缺点，太自信了。

由自信走向自负，由自负走向死亡，这是人生的定理。

不仅如此，高拱忘记了他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先生等权力等得太久了，他不想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整个明朝也许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时间到了万历元年。

一个太监，冯宝，一个辅臣，张居正，他们把高拱送走了，用一头驴子把高拱送走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十岁的小皇帝，他能懂什么？

司礼监太监冯宝，内阁首辅张居正，他们俩是老交情了，一个拟圣旨，一个在圣旨上盖章，压根儿就没有十岁小孩儿什么事儿。

十岁小孩儿称冯宝为伴伴，称张居正为张先生，所有的事情，都是张居正说了算。

经过几个窝囊皇帝的折腾，经过几个无耻太监的捉弄，经过几个贪渎官员的敲索，明朝在表面上还是风风光光的，可是骨子里，已经完全烂了。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

而在张居正看来，改革的目的还不仅在于此，改革还可以救命。

救大明王朝的命！

二十七八年前，张居正就想改革，他像海瑞一样，给世宗皇帝写了一封改革建议书，可是，世宗皇帝嫌他官儿太小，压根儿就没有看。

张居正明白了：改革，要的不仅是智慧，要的更是权力。

没有权力的改革，就是在演戏，事隔多年之后的戊戌变法，也只是演演戏而已。

改革面对的是阻力，而只有有足够大的权力，才能施行改革，没有权力而推行改革，只能是半路流产，改革者也有可能身首异处。

一切条件已经具备，现在要做的就是改革，怎样改革，就要考验张居正的政治才能了。

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的改革分为几个部分，对比起来，很好记忆，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经济方面，一个是边事方面，最后一个文化方面。

在政治上从哪里入手，张居正瞄准了吏治，在封建时代，立法往往不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施用法律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司法机关在封建时代和行政机关是合一的，所以，一切的改革都必须从吏治开始，怎样考核吏治，张居正想到了“考成法”，实际上就是从上至下的考核机制，吏部考察抚按，抚按考察下级官员，考察必须有标准，要不然就是随心所欲的乱考察，什么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从上级考察到下级，而又以下级的标准去考察上级，这是一个悖论，也就决定着这个制度实行的可能性不大，上级不知道民众的想法，下级知道民众，但是没有考察上级的资格。但值得注意的是，评为最后等的官员必定是“虚心矫饰”、“沿袭旧套”的官员。对明朝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条实际上是明朝官吏的一个通病问题，张居正一矢中的。

在经济方面，是张居正改革最有成效的方面，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清理田赋，二是丈量田地，三是一条鞭法。

我们主要来讲讲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主要针对赋役方面的改革。初名条编，后

#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编又作鞭。主要是总括一县的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是从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的。一条鞭法的实行，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役银由户丁的摊入地亩的比例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以州县为单位，将役银中的小部分摊入地亩，户丁仍承担大部分役银。

二、按丁田平均分摊役银，即将州县役银的一半摊入地亩，另一半由户丁承担。

三、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即将州县役银中的大部分摊入地亩，其余小部分由户丁承担。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

我看到过蒲松龄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促织的故事，故事中用诙谐的笔法谈到了明朝的社会性问题，里面也讲到了明朝的经济问题，里正不敢去管理豪强，只能搜刮农民，而农民又去哪里搜刮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处理豪强的问题，而豪强问题，重要的就是豪强拖欠田赋，而地方官又不敢去管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强占农民的土地，他们上报的土地限额是有限的，而强占土地后，他们还是交那么多的税，那就对农民太不公平了。而最值得提的还是他的一条鞭法，把赋税与土地相挂钩，田多的就多交税，田少的农民就少交税，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在边事方面，主要有两点：

一个是俺答封贡，一个是选贤为将。

明朝的蒙古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鞑靶，一个是瓦剌。在明朝的初期，他们的势力一度非常强大，比如我们熟悉的明英宗就是被瓦剌俘虏去的。后来，蒙古因为内部的分歧而分裂，势力也就削弱了。可是，他们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有继续南下的可能。最后，张居正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实行了俺答封贡，在边关上互市，这样也就保证了边关很长时期的和平年月。在选贤为将方面，他选用的两个将领很值得一提，一个是镇守辽东的李成梁，一个是镇守蓟州的戚继光，他们都是明朝的著名将领，打了许多的胜仗，保证了明朝边关的安全。

在文化方面，张居正主要从学生和老师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学生改革了明朝的“学霸”问题，明朝有些生员，无所事事，聚众打闹，反响恶劣。还有一些老师，他们老眼昏花，丝毫没有真才实学，混的时间长了，得了一个教儒。对于学员，“学霸”坚决惩处，宁缺毋滥。对于老师，年轻的继续再学，而老的，则立即革职。

张居正的功绩很大，但是因为改革得罪的人很多，也由于张居正自己的原因，飞扬跋扈，居功自傲。

特别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封建国家的规矩，父亲去世，儿子应该守孝三年。可是，当朝的一些依附于张居正的大臣，想借此机会阿附他，他们上书皇帝，要求皇帝以“君父为大”的理由夺情，结果神宗皇帝以这个名义夺了张居正的情。

但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士大夫当然怀恨在心，他们纷纷上书，指责张居正，皇帝虽然毫不留情地对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做了严酷的惩罚，但是官员们对张居正更为不满了。

万历十年，张居正终于离开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舞台，辉煌地离开了人世。

说辉煌，主要是对于皇帝对张居正死后的态度来说的，皇上辍朝一日，派锦衣卫官员和亲信太监送张居正的灵柩回籍。

张居正虽然辉煌地入葬了，但是，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 太监冯宝

张居正与冯宝，大臣与太监，跟亲兄弟一样。

佞臣巴结太监为了捞钱，能臣巴结太监为了办事儿！

先是两个人共同除掉了首辅高拱，后来神宗皇帝把外事全部委托给张居正来管理，而将内事全部交给高拱来管理，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外照应的暧昧政治关系。

冯宝在神宗皇帝登基的时候，确实是有功绩的，而且在皇帝登基以后，皇太后还要冯宝对皇帝多加引导，不让神宗皇帝误入歧途。

直到神宗皇帝大婚以前，皇太后还叮嘱冯宝，要他好好地教导神宗皇帝，当然，神宗小时候对冯宝也是信任有加，昵称冯宝为“大伴”，或者干脆直接称呼他为“伴伴”。

可是，事情越到后来，越发展得令人不安了。

神宗皇帝越是长大，越是对这位儿时的伙伴产生了逆反心理，为什么？

一是因为这位昔日的伙伴对自己管束得过于严格；

二是这位昔日的伙伴这时候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好伙伴了。

老子都成了皇帝了，还用得着你来说三道四的吗？

《明史》上记载，明神宗和宫内的小太监们玩的时候，只要冯宝来到，他便正襟危坐，说：“冯大伴来了。”

即使神宗皇帝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冯宝当然不敢直接惩罚皇帝，他只有把气发到太监身上，久而久之，很多的宫廷太监开始对这位主子不满起来。

### 万历八年某日 皇宫

夜黑风高，神宗皇帝朱翊钧心情郁闷！

郁闷，喝酒，一个人喝闷酒，身边仅有两个太监相伴，一个叫孙海，一个叫客用。这二位老兄可真是倒霉，陪着皇帝，皇帝喝酒，他们吃鞭子，因为冯宝兄说了，

#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

皇帝不争气完全是太监带坏的。所以，皇帝一犯错，就抽了这二位老兄一顿鞭子。

这二位老兄对冯宝恨之入骨，恨不能杀他全家。

正当皇帝酒酣之际。

孙海说：“皇帝龙体要紧，要是冯老公知道了，我们保不定要挨一顿打。”

神宗皇帝道：“不要紧，有朕为你们撑腰呢，我看谁敢动你们一下。”

客用道：“陛下您还是少喝一点吧，要是冯老公来了，不光我们吃不了好果子，就是陛下您也要受气，奴才们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因受气而使陛下您龙体有恙的话，奴才们罪该万死。”

神宗皇帝道：“你们是怕朕还是怕冯宝那个阉奴？你们不信，朕现在就去把冯宝那个阉奴的头提过来你们看看。”

神宗皇帝取下剑，急匆匆地往外走去。

孙海与客用慌忙跪下道：“皇上息怒，奴才们万死，皇上还是提我们的脑袋吧！”

这二位太监老兄仅仅做一下样子而已，要是皇上真的把冯宝剁了，他们偷着乐还来不及，哪还有心思去阻拦皇帝。神宗皇帝竟提着剑，跨上马，直奔冯宝的府邸去了。

冯宝正在和客人在客厅里下棋，忽然听到仆人慌里慌张地从门口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皇帝提着剑直奔这边来了。

朱翊钧来了，还提着剑，他想干什么？

提剑是会杀人的，冯宝想到了这个结论。

冯宝懵了！

还是客人出了一个主意，皇帝是惊动不得的，还是用石头把大门堵起来才是。

说完，冯宝马上命人用了一块大石头将大门堵了起来，他在门后探听皇上将要做些什么。

神宗皇帝带着酒气来到冯府，破口詈骂：“冯宝，你这个老阉奴，你不过是我们家养的一个奴才，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给朕出来！”

冯宝在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浑身战栗，战战兢兢！

皇上越骂越凶，还好几个太监赶到，强行把神宗皇帝抬回宫里去了。

皇帝走后，冯宝松了一口气，太吓人了。

皇帝要杀自己，自己得找一个比皇帝大的人，冯宝想到了皇帝他妈。

冯宝马上到了慈圣皇太后那里，痛哭流涕，对皇太后哭诉道：

“皇上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也用不着老奴了，还是让老奴回去养老吧，但是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老奴不放心呀，他们怂恿着皇帝经常带着短剑，在宫廷中四处游玩，奴才对皇上的龙体堪忧啊！”

慈圣皇太后吃惊了，皇帝没事儿不好好读书，耍剑玩儿，这东西危险，不仅会伤人，而且会自伤，不行，谁撺掇的？

慈圣皇太后问明左右已经发生的事情，遂换上了青色的布袍，也不梳妆打扮了。扬言道：“召集阁臣，告谒太庙，废了神宗。”



还反了他了！

神宗皇帝马上知道了消息，匆忙赶到了太后的宫中，跪在地下，痛哭不已。

慈圣皇太后数落神宗皇帝道：“难道天底下就你一个人适合当皇帝吗？”

朱翊钧摸不着头脑！

“你看看汉书上的霍光，我要依据旧例，废了你，立潞王当皇帝。”

一个可怕的声音又出来了。

原来，我妈要废了我！

在妈面前，万事都好解决，因为他毕竟是自己的亲妈，世上没有亲妈不帮儿子的道理。

装可怜，撒娇，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两件。

朱翊钧百般自责，说自己真是瞎了眼睛，一时糊涂，受奸宦挑拨，做了糊涂事儿。

求了半天，慈圣皇太后发话了，你去求冯宝吧！

冯宝，又是这个阉奴。

冯宝要张居正起草了一份诏书，内容是皇帝罪己的，要朱翊钧先生签字。

据《明史》中记载，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看了诏书之后，惭愧不堪。

太后说，签字吧，不签字也可以，你就当不成皇帝了。

朱翊钧忍气吞声，签发了罪己诏，并下旨把孙海、客用驱逐出宫。

只要自己是皇帝，将来，想怎么玩冯宝就怎么玩。

这个道理，朱翊钧是明白的。

第二天，神宗皇帝还埋怨了张居正，您老先生也是的，怎么给我搞了这么一个罪己诏？

张居正笑了笑，这样的诏书，已经很给您留面子了。

朱翊钧明白了，张居正与冯宝是一伙的。

又过了几天，据野史记载，又有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次，神宗皇帝讲读完毕，兴致大发，拿起毛笔写字，写着写着，用饱蘸笔墨的大毛笔掷向了冯宝。

弄得冯宝身上全是墨污，把张居正都吓得面色大变，冯宝更是吓得非比寻常，而神宗皇帝却像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必考证，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神宗皇帝对这位昔日的“伙伴”，已经相当不满了。

而此时的冯宝，还满不在乎，依靠太后的势力，得意忘形，颐指气使，就是神宗皇上的外公李伟见了冯宝，也得叩头行礼，称冯宝为“大公公”。

冯宝对这位当朝皇帝的外公行如此大礼，却安然接受，仅仅微屈膝盖，说“皇亲免礼”。

冯老兄自认为已经够给他面子了。